

奇怪的口誤

(一)  
我上高中的時候和我弟弟一個班，他就坐在我後面。

一天晚上我們地理老師問我們：你們誰是姐姐？誰是弟弟？  
當時我就呆掉了。

(二)  
播音稿原文：兩歹徒打傷我110幹警後逃竄。

播音員讀成：兩歹徒打傷我一百一十名幹警後逃竄。  
(黃飛鴻轉世？！)

(三)  
記得路遇一犬，旁MM驚訝的大叫：呀，那個尾巴沒有狗！！

(四)

有一次，我和老公吵架，他罵我：「豬！」我罵他：「你是豬的老公！」罵完真覺得自己是豬了。

(五)  
記得有一次，和一姐們兒去KFC。排隊的時候我聽她口中念念有詞，一個雞腿漢堡，一對雞翅……，好不容易輪到她了，一開口就笑翻了所有人，她本想說「小姐，來個雞腿漢堡」，可話到口中竟成了「小腿，來個漢堡」。

(六)  
老師囑咐我們：「春遊坐車時老實點，別總把頭和胳膊扔出去……」。

(七)  
那天去買西瓜，聽見有人在問賣瓜的：你的西瓜有皮嗎？

(八)  
數學老師有一次講課的時候說：「下面我舉個比方」，然後覺得不對，又說：「打個例子」。

(九)  
記得小時候去買玩具槍裡裝的圓形塑料子彈，直接對玩具店裡的老爺爺說：買一包原(圓)子彈！



# 忍者與武士

## ninja & Samurai

### 告別冷兵器時代

另一個能表現武士外在特征的就是甲冑，武士進入軍隊之後所穿的甲冑經歷了掛鎧、大鎧、胴丸、腹卷、當世具足的承襲、演變過程，英雄輩出的戰國中後期穿著主要以具足為主，具足借鑒了西方鎧甲的優點，增加了頭部，臂部，腿部的保護，不但防禦力高，並且也華麗異常。好看是好看，可是誰難受誰知道，穿戴起來真是麻煩的可以。真正出戰的時候，除了身披厚厚的甲冑，武士手裏還要有顯示家族標誌的家徽當作標識的軍旗，背上背著用來標明身份、單面方形、書寫姓名或繪制家徽的「指物」，和傳統京劇裏武生背上的靠旗同出一宗。再有就是「馬印」，馬印是大將位置的標記，比較有特色的有豐臣秀吉的千升瓢箪（葫蘆）馬印和德川家康的折扇形馬印……看來打仗確實是力氣活兒啊。好在平時武士出身的將軍不用穿著這樣的鎧甲耀武揚威，只要放在衣帽架上當成展示或者自己百年之後留給子孫祭祀之用就可以了。

要是想細細了解日本戰國時期的這些拗口的文化現象，除了「侍魂」「信長之野望」那樣的街機遊戲和網絡遊戲，還有一些比較還原史實的电影，像黑澤明導演，寫戰國名將武田信玄找替身的故事的《影子武士》，司馬遼太郎同名長篇小說改編，以明、朝、日戰爭為背景，刺殺豐臣秀吉為故事的《梟之城》，再有就是敘述戰國名將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龍虎搏弈的《天與地》。這裏插一句，上杉謙信和武田信玄的關係頗有些三國時候羊祜守襄陽的風範，英雄一戰，惺惺相惜，上杉謙信號稱戰國時代第一猛將，被譽為「越後之虎」、「軍神」。十九歲時邊領兵平息屬國各處叛亂，在擊敗倒行逆施的哥哥，繼任家督之後，為了支持北信濃豪族，與武田信玄在川中島一帶激戰了十二年，大的會戰有五次，尤以第四次最為激慘烈，即使在遭遇夾擊被迫撤退前，仍然突襲武田信玄的陣營，並向武田信玄連劈三刀之後方才揚長而去。上杉謙信還是虔誠的真言宗佛教信徒，不近女色，他篤信戰神毗沙門天，自稱是其使者，故此以「毗」字為軍旗；而他的對手武田信玄人稱「甲斐之虎」，被譽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兵法家。

江戶時代前的武士在主從關係的前提下，強調復仇和殉死，江戶時代的武士道側重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報恩，克己。被稱為日本第一劍聖的宮本武藏在其兵書《五輪書》中寫的「向死而生，百折不屈。」被當成後世武士的信條，武士效忠君主註重名節的行為宛若風中飄散的櫻花。江戶時代把武士從沖鋒陷陣的戰爭中轉變為忠誠、名譽、服從、禮儀的代名詞，當然，那只是理想化的概念，是個期望值或者象征符號。在17世紀的武士故事和箴言集《葉隱》中，提及「武士道乃求死之道」。說武士「每天都應冥思死亡。每天，你都應該靜下心來，想像著身體被弓箭、火槍、長矛和刀劍撕裂的狀態，想像自己被巨浪奪去生命、被投入烈火、被雷電擊中、被地震埋沒、墜入萬丈深淵、歿於疾病或者因為主公故去而盡忠切腹的情景。」說白了，武士從生的那天開始，就註定了要為了某個人和某種事業去死。恐怕這樣的理念讓受點委屈就要坐著五月花尋找新大陸的同類們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兩種不能互相理解的生存方式，因此，當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柏利率領艦隊用大炮打開日本的門戶，天皇以《易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而改年號為明治，註定了武士階層要一如美人遲暮般的迅速沒落，傳統的衰敗，工業文明興起，把武士無奈而堅決的拋到榮耀與毀滅的境地。明治維新推崇的「士農工商」四民平等與封建世襲身份制度的廢除使武士的特權蕩然無存，在此後頒布的「征兵令」也讓武士成為喪失作戰價值的雞肋，而「廢刀令」的頒布，終於讓武士完全喪失了存在的必要，完結了他們的身份。

### 最後的武士

2003年，美國華納公司邀請了好萊塢的一哥湯姆·克魯斯出演《最後的武士》，故事背景就是幕末，明治維新時期。阿湯哥飾演的在參加了

數次沒有意義的內戰之後，發現在實用主義已經取代了勇氣、自我利益已經取代了犧牲的美國上校與渡邊謙飾的曾為榮譽、國家和君主而戰，最終卻要親眼目睹自己世界裏的生活方式完全崩塌，現代文明逐漸吞沒著傳統日本的武士走到了一起，最後也見證了武士的悲劇與武士時代的終結。

導演愛德華·茨威克曾說，日本封建時代的武士，其存在的意義更像是那個社會的詩人和哲學家。而阿湯哥則以「榮譽、忠誠、仁義，這些並不只是說說而已，武士們將之奉為行為準則，這是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的話回答了為什麼喜歡這部電影的提問。

這裏引用一段評論：「這便是最後的武士的悲劇，他們明知道他們所捍衛的東西已經被時代拋棄，而他們還在捍衛這一切。他們明知道前面是榴彈炮和機關槍，卻必須策馬揚刀慷慨赴死。最後的武士相信他們所代表的與所捍衛的東西——武士道精神並非沒有價值，甚至代表了一種終極價值，於是決意以那怕是死的代價去捍衛它們。正是最後的武士們在時代變革面前的這種雙重的悲哀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悲劇的動感。」武士於壯年時赴死，活在一生中最絢爛的時刻。

電影的尾聲，天皇對上校說，我們不應忘記我們是誰，是從哪來的。一個民族不應該喪失自我意識、失去獨立的民族精神。這就是全片的主題，經濟盲從發展引起文化的沒落，但是民族意識卻不應該隨之消逝，被槍炮打開大門的日本在近代之後，把侵略大清勒索來的那些白花花的銀子和二戰之後泱泱大國隨便一揮手免去戰爭賠款而省下來的鈔票通通用在教育上，活活把個沒有更低沒有礦產的小島變成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強國，也確實能說明點問題。至少某些文明程度上讓我們拿著佳能開著本田吃著吉野家還得罵著小鬼子的中國老百姓氣短，所以，在嚷嚷著登陸小島之余我們還是想想怎麼能為保護和保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盡一點心力才更實際一點吧。

(全文完)  
文：小白